

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綠野仙蹤

## 第三十四回 囚軍營手足重完聚 試降書將帥各成功

詞曰：非越非吳因何惱，無端將面花打老。獻首求榮，原圖富貴，先自被他刑拷。脈脈愁思心如攪，聞說道同胞來了；細問離蹤，幾多驚愧，深喜邀天垂報！

——右調《明月棹孤舟》

且說林桂芳自軍門晏罷之後，奉邦輔將令，著諸將並力攻城；連攻了兩晝夜，反傷了許多士卒。皆緣賊眾知道罪在不赦，因此拼命固守。這日在營中，看著軍士修理雲梯、轟車之類，只見中軍官稟道：「有本鎮屬下守備宋體仁，今鎮守夏邑縣，遣兵解到夫婦二人，言在夏邑路西八里內，被巡邏軍士拿住，審明男叫朱文魁，女殷氏，俱虞城縣人，為賊將喬大雄拿去，住居富安莊，實係賊眾停留之地，請兵剿除。今文魁身邊帶著許多銀兩，未查數目；外有該守備詳文一角，呈覽並請示下。」桂芳心內疑惑道：「這人的名字，不是朱相公的哥哥麼？」隨即到中軍帳坐下，看了來文，吩咐左右，「帶人來！」少刻，將男婦二人帶人，跪在下面。林桂芳問：「你叫朱文魁麼？」文魁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殷氏是你妻子麼？」又應道：「是。」又問道：「有個朱文煒是府學秀才，住在虞城縣柏葉村，你可認得麼？」文魁隨口應道：「這是小人的兄弟。」桂芳道：「他妻子姜氏，可在家麼？」文魁心下大驚道：「怎麼他知道得這樣詳細？」忙稟道：「小人兄弟文煒，已同妻子姜氏，四川探親去了，如今尚未回來。」桂芳笑道：「我把你這千刀萬剮狗攏的，我也有遇著你的日子！你做的事體，本鎮備細都知道；我也沒功夫與你這驢子禽的較論。」吩咐左右：「先打他五個嘴巴！」眾兵喊了一聲，打得文魁鼻口流血，頃刻青腫起來。又著將殷氏也打五個嘴巴。眾兵又喊了一聲，打得殷氏哀聲不止，將左腮兩個牙也打弔了。打完，桂芳問解來的兵丁道：「他的銀子在何處？」兵丁們稟道：「小的們彼時搜揀出來，在本官面前呈驗，本官仍交還他，如今都在身上帶著。」桂芳道：「取出來我瞧瞧！」左右向文魁身邊取出，放在一旁。桂芳問殷氏道：「你身邊有多少？」殷氏道：「並沒一分。」桂芳向左右道：「搜！」殷氏聽見要搜他，連忙從身邊取出來，道：「只有這一二百銀子。」桂芳道：「你怎麼說一分沒有？我知道你這小淫婦子狡猾得了不得，朱文魁硬是你教調壞了。吩咐再打二個嘴巴。」殷氏痛哭求饒。桂芳道：「我分明沒有夾棍，若有，我定將你這兩個喪良心鬼，一人一夾棍才好！」吩咐左右又打了四個。桂芳著書吏與了批文，打發押解兵了回去。又兌了銀子數目，共四百餘兩，交付中軍收存。文魁同殷氏除埋了外，還共帶銀六百餘兩，被夏邑兵丁刮刷了二百多兩，所以只有此數。桂芳復問文魁道：「你殺的賊頭在那裡？」文魁將髑包遞與軍士，軍士打開，桂芳看了，問文魁的原委，並富安莊內舉動。文魁都據實稟說。桂芳道：「你兩個真是廉恥喪盡，還有臉來獻頭報功。本鎮今日只不往反叛裡問你，還是看你兄弟的情分。」吩咐押在後營鎖禁。朱文魁與殷氏摸不著頭腦，倒象與林總兵有大仇的一般，這樣處置。殷氏哭得如醉如癡，同往後營去了。

桂芳著人去北營將林岱請來，詳言朱文魁夫婦報功，並各打了幾個嘴巴，監禁後營的話：「心上快活不過，因此叫你來商議，還是當反叛的處死，還是解赴軍門？若教朱相公知道，那孩子又要討人情。」林岱道：「父親這件事做得過甚了！受害者朱義弟，我們不過是異姓知己，究竟是外人；他弟兄雖是仇敵，到底是同胞骨肉。況朱文魁妻被賊淫，家被賊破，報應已極，我們該可憐他才是。況他又殺賊投首，父親如此用刑，知者說是為文魁弟兄家務事；不知者豈不生疑？且阻將來殺賊報功之路。就是朱義弟聞知，也未免心上不歡反，又將他的銀兩拘收，越發動人議論了。」林桂芳聽了，有些後悔起來。勉強笑道：「我不管他是誰的哥嫂，象這樣人不打，便打何人？」林岱道：「朱義弟事，軍門大人前已盡知，莫若將此事啟知曹大人如何發落。文魁既說富安莊是反叛巢穴，這事豈可隱昧不言？父親還該親到轅門一行為是。」桂芳道：「我收他的銀子，本意是與朱相公使用；你方才的話，說得有理，我此刻就見軍門。」又吩咐中軍道：「朱文魁，我兒子與他討了情分，可將他夫妻鎖開了；那四百多銀子你當面交與他，說與他知道。」說罷，父子一同出營。林岱回汛，桂芳到軍門處稟見，曹邦輔請入相會。桂芳將朱文魁殺賊報功，并自己處置的話，詳細啟知。邦輔大笑道：「打得爽快！若教朱參謀知道，雖本院亦不好動刑矣！」桂芳道：「文魁言富安莊實賊家屬潛聚之所，理合遣兵剿除。」邦輔道：「這事使不得！本省象這莊村，竟不知有多少，只可付之不見不聞。嗣後若有人出首，非師尚詔己親骨肉，一概不准，可暗中記名，俟平師尚詔後，自然要細加查拿；此刻一拿，內外皆變，非弭亂之道也。」又著人請朱參謀來。少刻，文煒拜見。邦輔就將桂芳言語，說了一番。文煒聽知哥嫂從賊巢遁歸，又聽知桂芳重加責處，心上甚是惻然。回稟道：「生員祖、父功德涼薄，因此蕭牆禍起，變生同胞；家門之丑，不一而足。今夫妻於萬死一生中，匍匐於義父林總鎮營內，情甚可憐。生員欲給假片時，親去看視，未知可否？」說罷，淚眼盈眶，不勝淒楚。桂芳見此光景，覺得沒趣起來。邦輔道：「令兄備極頑劣，你還如此體恤，足征孝友。本部院安有不著你看望之理！就是林鎮台薄責幾下，亦是人心公憤使然，你慎毋介懷！」文煒道：「生員義父，素性爽直，就是生員祖，父在世，亦必大伸家法，義父代生員祖、父行法，乃尊長分內事，何為不可？」說罷，同桂芳辭去。到了東營，文煒參拜了桂芳，桂芳又自己說了幾句性情過暴的話，方著他到後營。文煒走將入去，見他哥嫂臉上青紅藍綠，與開了染匠鋪的一般，上前抱住文魁，放聲大哭。文魁看見是他兄弟文煒，置身無地，也放聲大哭；殷氏也在旁邊大哭。三個人哭下一堆。哭了半晌，文魁跪下道：「愚兄原是人中畜類，你看父母分上，恕我罷！」文煒也連忙跪下，叩頭道：「哥哥休如此說！此皆是我兄弟們時命不通，故有此分離之事。」又起來向殷氏下拜。殷氏幸虧臉上蓋了許多嘴巴，不然也就羞成火炭了；連忙還禮不迭，一句話也不敢說。三人方才坐下，文魁就要訴說自己的原委，文煒道：「哥哥嫂嫂患難，兄弟知之至詳至切；倒是兄弟的事，哥哥必不知道，待兄弟詳細陳說。」遂從四川遇冷於冰起說，到姜氏同段誠家女人寄居在冷於冰家。文魁夫妻聽了，又愧又喜，一齊合掌道：「但願我夫妻做萬世小人，只願你夫妻重相聚首，多生些桂子蘭孫，與祖、父增點光輝，我夫妻亦可少減罪過。」文煒又說目今與軍門曹大人做參謀。文魁大喜道：「此皆吾弟存心仁厚，故上天賞以意外遭逢；若我夫妻的際遇，真令人不堪回想！」文煒又道：「林大人是熱腸君子，哥嫂切勿介意！兄弟在軍營中辦事，不能時時相見；我送哥嫂到林義兄營中住幾天，待平賊之後，自可朝夕相聚，家中斷去不得，兵慌馬亂，恐再蹈意外之虞。」隨向林桂芳家丁道：「你們與我叫段誠來！」不相段誠在帳外已久，聽得叫他，答應了一聲，走入來也不與文魁夫妻問候叩頭，白白的站在一旁。倒是文魁道：「段誠，我臉上甚見不得你！」段誠和沒聽見的一般。文煒吩咐道：「你到北營先鋒林爺處，就說是我的胞兄嫂，今日暫去後營內住幾天，一切飲食照拂一二，改日面謝。」段誠去了。文魁道：「愚兄在賊巢中，帶來銀四百餘兩，固是不潔之物，老弟可收用了罷！」文煒道：「兄弟在軍營，正缺使費，此銀來得甚好。」急忙收下。殷氏向懷中也掏出那兩包珠子，打開向文煒道：「此是我的兩包臭物，不知二叔肯賜光不肯？」文煒道：「此珠大而白潤，甚好；但軍中用他不著，嫂嫂留著罷！」殷氏羞得哭了。文煒恐傷兄意，改口道：「我不是不收嫂嫂的，實因軍營用他不著，既承眷愛，我將來與弟婦用罷。」說罷，即揣在懷中，殷氏方才止住淚痕。不多時，林岱的家丁著人抬兩乘轎來接。文煒將銀子、珠子俱交與段誠，又到桂芳處稟明，方同文魁、殷氏出營，自己也回西營去了。

且說師尚詔被困孤城，心若芒刺。欲臨陣，又怕失機，越發人心動搖，坐守又非常計，逐日家長吁短歎，深恨秦尼。一日，正捧杯痛飲，眾賊又拾得告示幾章，言：逆犯止師尚詔一家，其餘皆係誤為引誘。今後凡失身賊中，能逾城投降者，准做良民，將來闔家免坐；接應官兵入城者，准做四品武官；生擒師尚詔投降者，封侯；斬首者次之。若仍固結黨羽，抗拒王師，城破之日，男女盡屠等語。師尚詔看了，倍加心驚，行動坐臥，總著心腹數人圍繞。此夜緹城投降官軍者，不止數人。尚詔嚴責守城賊將，這夜逾城投降者更多。三鼓後，火炮之聲震得城內屋瓦皆動。尚詔親自率眾上城守禦。大明官軍退去，午時又來攻城，申時又退。尚詔見內外援絕，人心日變；大會群賊，為戰守之策，賊眾議論紛紛，究無定見。尚詔道：「吾以孤城，焉能抗河南全省人馬？耽延日久，誠恐天下兵集，欲走亦無路矣！日前，秦尼勸我由永城趨碭山等路，奔江南范公堤入海，另行事業，我彼時未曾依允，今時勢

危急，限爾等兩日內各收拾應帶之物，分別前後開路者何人，保護家口者何人，斷後拒敵追兵者何人，押解糧草者何人，都要揀選精銳，方為萬全。」賊眾道：「餘事都易處，惟糧草最難！依小將等意，莫若隨地劫掠，亦可足用。定在後日三鼓起行。還有一計：先驅老弱者率百姓衝西南北三面營寨，牽住官軍，使他不能追趕；老弱等眾以及百姓有不從者，立即斬首。然後元帥同我等並力出東門，既出城後，仍須元帥斷後，庶官軍不敢窮追。再分遣諸將連路設伏，若能就便攻破永城，救元帥暨諸將家口，更是妙事！」尚詔道：「爾等所議亦妥，只是屬下諸人賢愚不等，設或泄漏，使曹邦輔知道，反受掣肘。從此刻為始，除原舊守城將士外，每城上一面各添巡邏將士□員，日夜輪流走動，杜絕奸謀。有人拿獲投降人一名，賞銀一百兩。」尚詔號令已畢，諸賊將各去準備。內中老弱賊眾聽了，心下甚是不平，一個個三五合伙在背間議論：「怎麼強壯者都隨他逃走，老弱的就該同百姓去劫西南北三營，替他們挨刀？我們要大家設個法子，教他少壯者先死。」內中有幾個道：「他如今四面添了巡邏，日夜稽查，投降的話斷斷不能；若開門接應官兵，我們又無力量；只有個待官兵攻城時，佯為救護，將他們密謀，詳詳細細寫幾封書，拴在箭上，射將下去。到那日，他定要分撥我們，只管聽他的驅使，分去西南北三門出去時，並不接戰，就跪倒求降，難道官軍連投降的也亂殺不成？」眾人道：「此說大通，各要留意。」彼此互傳，弄得百姓們也都知道，人人痛恨。到晚間，官軍攻城，各拾得許多書字，向四門主將投遞。眾將不約而同，齊到軍門營中計議。曹邦輔道：「此書字是賊人窮極計生，設法誘敵，亦未可知；或竟是實情，亦不敢定。我們毋論虛實，總要預備。諸將有何奇謀，可速說來，共成大功方可！」參謀朱文煒獻策道：「賊眾固真假未定，此事最易裁處。書字內言明日三更，師尚詔出東門進去，西南北三門遣老弱者劫營，就依他的書字，明日日落時，四門加力攻打，堅他速走之心；一更時分，便退兵不攻，大人同二位鎮台吩咐各營，俱嚴裝飽食，率兵等候；若果真劫營，便與他相殺，若實在投降，請二位鎮台入城安撫。東門少撥兵丁，留一條走路，讓他逃去，亦不必阻擋。將北門林先鋒人馬，先去永城要路□里埋伏，此刻即用羽檄行文江南文武，備兵截殺，以防漏網之賊。待師尚詔向永城逃去時，大人可率兵合剿，留將鎮守歸德。賊眾或過期不劫營，或出城仍行對敵，則師尚詔不逃去可知；即遣人將林先鋒喚回，做一策應亦妙。賊中勇悍者不過一師尚詔，其餘無足論也。」眾將齊聲道：「朱參謀此計周詳審慎，極其穩妥，就照此施行！」曹軍門道：「還有一說：如賊眾假借投降為名，引誘我兵入城，林、管二鎮台豈不誤遭毒手？依本院主見，賊眾若投降，可先遣勇將分三門入城安撫，二鎮台隨後入城，以備不虞。本院率兵追殺尚詔，與林先鋒合擊；俟城中安撫後，餘軍趕來會剿擒拿逃散逆黨，方為萬全。」諸將道：「大人神算無遺，尚詔成擒必矣！」眾將議定，各回營分派去了。

到了次日酉時，官兵四面圍城，尚詔親自支應。待到三更，先遣賊將逼迫老弱賊眾同百姓，開西南北三門出城，劫官軍營寨；自己帶領賊眾還有兩萬餘人，保護家屬同行。殺出東門，止存了八九千人，不想少壯賊中，半是老弱賊眾子姪親戚，見尚詔逃去，早定他凶多吉少，皆趁便回城，趕赴西南北三門，隨眾投降。林、管二總兵遣將安撫鎮守，一面帶兵追趕。尚詔走了七八里，先是曹軍門兵到，兩軍互有殺傷，尚詔率眾且戰且走。少刻，林、管二總兵又帶兵圍裹上來，賊眾力戰，死亡□分之四，家口並所有者俱為官軍所得，沿路投降者又去了一二千人。尚詔走至天明，方殺出重圍，四顧跟隨眾賊，僅存三千多人。再看地界，才離歸德不過□六八里，心下大為驚惶，傳令眾賊：「有馬者隨行，無馬者不必勉強，各尋一條生路去罷，也算你們輔佐我一場！」說罷，含著淚，揮著手，打馬如飛的向東南奔馳。眾賊有不忍割捨者，猶捨命相隨。未四五里，只聽得前面一聲炮響，人馬雁翅般擺開，當頭一將正是林岱。眾賊看見，喊一聲，跑去了一半。尚詔此時人困馬疲，交手後急欲脫身，又被林岱一枝戟攔住，支應不暇；又聽得背後喊聲大震，心內一著慌，未免刀法疏漏，林岱趁空一戟，刺中肩甲，倒下馬來。軍士一齊上前拿住，請將分頭趕殺賊眾。少刻，軍門、二總兵大隊俱至，林岱迎上去報功。邦輔大喜，獎譽道：「將軍之勇，今古罕傳！吾遣君埋伏此地者，知非將軍不能了此巨孽也。本院報捷時，必首先保題。」隨傳令諸將，各帶兵分四路追殺餘眾，並押解尚詔同他子女親屬回歸德。

正是：

登壇秉鉞元戎事，斬將擒王大將才；露布傳聞天子悅，三軍齊唱凱歌回。